

# 中華靈魂牧人——陶百川

● 揭 鈞 (加拿大滑鐵盧大學化學教授)

## 中國人靈魂的救主

義父孫立人沒有自由的日子裏，我們

生活在黑暗中，前監察委員陶百川先生的作品中，小心地透露了孫將軍的冤枉，給我們失落了的心靈，無限的安慰，於是在政治氣候緩和的時候，我們設法與陶委員取得連絡，經過一場複雜的周旋，在許多記者協助之下，內人姜曉瑜與我終於有一個機會，去拜見陶委員。

在拜見陶委員的前夕，我低聲地告訴義父：

「明天我們去見到陶百川先生，您有什麼話要我轉告他嗎？」

義父良久沒說話，可是心有所思，終於冒出一句我聽不懂的話來：

「你幫我謝謝他，救了中國人的靈魂

。」  
「對不起，爸爸，您這句話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正義是我們國家的靈魂，沒有正義，就沒有靈魂，沒有靈魂，這個國家民族就要滅亡，陶百川主持正義，冒著多少危險，去伸張正義和公道，所以他是我們靈魂的牧人，我們要好好地謝謝他！」

### 應邀返台費用自理

中國時報邀請陶委員講述一個重要的題目，陶委員自夏威夷回台，並附了一個簡短的條子，意謂他將某月某日某時回台，將全部款額退回，一切費用自理。曉瑜和我跟隨著「中時」的人員，到機場迎接時見到這個字條，對這位前監察委員的敬佩又加了幾分。

一位白髮精練的老人，從旅客到達的門口出來時，中時董事長余紀忠迎上去握著他的手，我們也就知道他就是義父所謂的靈魂的牧人了。

因為我已經寫過信給他，所以陶先生見我們上前相迎時，已經了解我們的來意。慈祥地說：「內人長途歸來太累了，我們必須回家休息，明天一早，你倆到我家裏來，我再和你們好好談談。」見到陶夫人疲憊的神情，我們自然了解。

隨後我們也首次和陶先生的公子陶天林見面。

天林先生和我們因先通過信，見面後也一見如故，邀我們坐他的車回台北，因為陶委員在余紀忠陪同下先走一步。

### 拜訪陶府平易近人

次日一早，我們到中興新村，陶委員親自開門後，示意要我們坐在沙發上，他搬了一張木椅放在沙發前給他自己，此情此景，我們作晚輩的人深感不安，我們一再希望他坐在沙發上，我們坐在木椅上。但是他堅持要我們坐沙發：「這樣我們好談話！」

首先我們把孫將軍的話轉達了，陶委員說：「你大概對孫總司令這個名詞聽起來比較順耳，因為『孫案』發生時，他才卸任總司令之職位。所以我還是以總司令稱他吧！他近來可好？」

「他很好，非常謝謝您，不但為他的冤枉打抱不平，伸張社會之公道，而且還關心他！像您這樣重要的人物，生活又如純樸！」想到他書中說，「生活簡單才能清廉」的銘言。

「我們監察院，看到郭廷亮案發生時，非常關心，於是成立了五人小組，進行調查，我們的調查工作，處處遭遇到困難，我們無法和孫總司令單獨見面，後來千方百計地把跟隨他的人員引到另一房間，才能和總司令個別見面。他雙淚直流，要我們救救他，救他那些冤枉的部下。場面非常感人……。」

「孫將軍重獲自由的時刻，也緊抱著我們這些孩子們流淚，您的話，更證實了這位能訓善戰的常勝將軍，原來是一位情感豐富的人，甚至面對幾位監察委員，也難抑制那熱情的流露。」

### 昭著忠義伸張公道

為了冷靜一下我們當時的情緒，我站起來，走到陶委員的身旁後側，讓曉瑜照張我和他的合影。陶百川先生立刻站了起來，一定要和我並排而影。我們雙方堅持己見良久，後來我們還是聽從他，和他並肩而影。身為晚輩，至今仍感不安！

「從我們得到的資料中，無可疑問地，孫總司令和郭廷亮等是絕對冤枉的。但是我們寫報告的時候，必須考慮到蔣總統的立場和威信，希望他能接受我們的結論，而經他批准後，把這份報告公開，以避免這場大冤案。」

陶委員這些話，更加強了我們要向義父孫立人建議，要求監察院將塵封了三十多年的報告公佈。

「除了這份報告書外，我們五人小組還寫了一封信給蔣介石總統，這封信無須對外公開，所以我們的措詞比較坦率，更

明顯地表示孫總司令是無辜和冤枉。」當時我們對這一段談話不甚了解，多年後，陶委員寄了他一篇討論「國無道，危行言遜」及「國有道，危言危行」的文章，才深明大意。這時陶委員更認為「國無道」危言危行，也許更能促進社會國家的福澤。

「此外，曹啟文委員還以私人和學生身分，寫了一封信給蔣總統，這封信寫得更積極。」

曹委員可惜早已過世，不過眾所周知，他也是一位危言危行的人，與陶委員友誼甚篤！

那時陶委員年近九十，我們不敢多打擾他，他說完監察院五人小組工作的情形後，我們與他道別，他那慈祥溫和的面容，永遠浮現在我們的腦海中，之後，我們曾多次獲得他的書信。

在義父過世時，陶委員以「忠義昭著，公道伸張」晚孫將軍，如今這位民族靈魂的牧人，也離開了他心愛的羊群，謹代表義父的後人，以

昭著忠義  
伸張公道

來祝陶委員安息，以表懷念！